



/ 诗号 /

童年的声音（外一首）

■徐甲子（四川）

布谷，布谷

芒种一到，开始播谷
杜鹃鸟美妙的鸣叫声
在田野响起，而后在风中散开
由远而近，由近及远
终不见鸟隐何处
直到回头望见
田园，房舍，炊烟
恰如看到，童年归家的
竹马青梅

蛙鸣

那汪池塘，那些荷花
那荷叶上的阵阵蛙鸣

每次看见荷塘
我的耳边就会想起蛙鸣
想起遍是荷塘的童年
在蛙鸣中长大，多年后
终于明白，童年的蛙鸣已成为
想念故土的又一乡愁

静水

■赵国明（北京）

月亮静静地沉落在静静的水底
驻足每个水葬的骸骨和祭坛
这些圣洁而鲜活的灵魂
就让我将你们献给月之神殿
曾经是无数愤怒的眼泪
曾经是潜流涌动是沸泉无歇
是雄浑悲壮的岩浆溶剂
桎梏中渴望爆裂而终于爆裂
月亮静静地沉落在静静的水底
驻足每个水葬的骸骨和祭坛
静静的仿佛一潭死水
静静的不是一潭死水
这些圣洁而鲜活的灵魂
就让我将你献给月之神殿
要么让我水葬并守护那些灵魂
要么让我以沸腾打破沉凝

深夜读史

■雨兰（山东）

一本书会上
又一本书打开
在这沉寂的夜晚

那么多古老的汉字
在崭新的纸张上醒着
那么多的词语在歌唱
那么多的词语在呐喊
那么多的词语在流血
在这沉寂的夜晚

我相信
会有一两个词语从纸页里跑出来
破解我内心的迷惘
也会有一些词语从纸页里跑出来
给我温暖的慰藉
还会有一两个词语从纸页里跑出来
和我结成刎颈之交

本期责编：明玥

奶奶家的香椿树

■耿海鹏（辽宁）

我家老屋，坐落在辽东半岛一片寻常院落，西墙边那棵直插苍穹的香椿树，根却扎在隔海相望的胶东半岛。它见证着大家庭中五代人的岁月流转，承载着数不尽的时代印记，家人们从这里出发奔向祖国各地，又等待着回归团聚，默默诉说着一段跨越山海的往事。

奶奶家的这棵香椿树，从一株小树苗，长成如今枝繁叶茂的模样，俨然与老屋融为一体。枝干粗壮挺拔，树皮粗糙斑驳，一道道深浅交错的纹路，树冠舒展开阔，枝叶层层叠叠，像一把撑开的巨伞，盛夏午后，阳光穿过细密叶隙，在地上投下斑驳晃动的光影，老人们坐在树下摇着蒲扇闲谈，孩子们绕着树干追逐嬉闹，蝉鸣与笑声交织，成了童年最难忘的画面。

春天，是香椿树最美也最香的时节。悄悄冒出嫩红转绿的新芽，一缕清清淡淡的香气随风漫开，不张扬，却格外沁人心脾。那香气一飘进鼻腔，心里便立刻明白，家的味道回来了。彼时，家人总会小心翼翼地摘下最鲜嫩的芽尖，为一桌人张罗一顿热气腾腾的香椿宴。奶奶的手艺最是难忘，香椿煎鸡

太阳在西面的山巅畔最后瞥了一眼山村，便溜下了山那面，暮色像水墨，慢慢地蔓延过来，淹没了整个山村。喧闹一天的山村，按下了暂停键，画上了休止符。

辛苦劳作了一天的人们都睡了，唯有我毫无睡意。离开故乡已经多年了，现在回家了，多少有些激动。我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十几年，这里，埋葬着我的祖先；这里，有我的父老乡亲；这里，有我踏遍大山的足迹；这里，有甘甜的泉水，这里，有我的青葱梦想……思绪万千，我毫无睡意，索性披衣出去，在夜晚的山村里走一走。

风吹过山村。风走过老槐树，叶子们簌簌地交递耳语；风轻轻地推了推柴门，柴门虚掩着，门轴哼出半句潮湿的吱呀，又咽回去；风把立在木框边的一把铁锨拉了一下，铁锨倒了，“叮咚”一声，是摔倒后的惊讶叹息；

蛋黄软嫩、香椿拌豆腐清爽可口，最让我心念的是她亲手腌制的香椿蒸菜，咸香入味，回味悠长，怎么也吃不够，成了我一生都难以复刻的家之滋味。

这棵扎根在老屋旁的香椿树，邻居们未曾知悉它的前世今生。七十多年前，奶奶从胶东半岛故乡，一个叫“莲花坡”的村里，在太外婆当年做姑娘时的老屋前，轻轻取下的一株小树苗。

手里护着这株小苗，登船跨海，一路颠簸来到辽东半岛，只为寻找她多年未见的三姨娘。老家人只知道，三姨娘在一座小城的车站附近开了一间春饼店，婆家有一个中药铺，除此之外，再无更多确切消息。

前路茫茫，未知重重，小小香椿树苗，成了奶奶随身携带的故乡，听老人讲离家之行需要扎根，那就带上故乡的树木、花草、泥土……只要能够疗愈心灵的，都能够成为寄托。香椿树苗先是在三姨娘家的花盆里暂时落脚，后来又随着奶奶，化作一份特别又珍贵的嫁妆，陪她嫁给爷爷，再跟着两人一砖一瓦，建起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家，也就是我如今魂牵梦萦的老屋。从此，来自胶

东半岛的香椿树苗，在辽东半岛的土地上深深扎根，慢慢生长，最终成为老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在香椿树缄默不言的注视里，藏着一家人的烟火日常。它迎来太姥姥裹着小脚缓步而来、临近冬日为它做好树木防护；见过爷爷奶奶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辛劳身影，听过晚风里飘不散的家常问候；它看着父亲、叔伯与姑姑们从蹒跚学步到长大成人，目送他们一步步走出家门，奔赴各自人生；它也见证了我与兄弟姐妹在树下嬉笑打闹、爬树摘叶的欢乐时光，就连我的孩子，也曾踏着脚尖，轻轻抚摸它粗糙的树皮，与这棵跨越了时光与山海的老树留下温暖的合影。一代又一代人来了又走，走了又回，唯有这棵香椿树，始终静静等待，不言不语，却把所有温情与时光一一珍藏。

后来，我参军入伍离开家乡，告别老屋，也告别了那棵陪伴我长大的香椿树。辗转多地的军旅生涯，常常在南方寂静深夜，想起老家的春天，想起嫩芽的清香，想起奶奶做的香椿蒸菜，想起老屋门前那些慢悠悠的旧时光。

直到六年前，在营区一角，偶然遇见一棵香椿树。同样挺拔的枝干，同样鲜嫩的新芽，风轻轻一吹，那股清清淡淡的香气便扑面而来。我站在树前，久久没有挪动脚步。一瞬间，所有回忆翻涌而上，家乡老屋、灶台上热气腾腾的香椿蒸菜、老屋门前奔跑的我们，还有那棵如约发芽的老树，家乡老屋前的那棵香椿树，与眼前这棵陌生的香椿树，香气也一模一样。

这棵香椿树早已不只是一棵树，它是一段跨越山海的年代见证史，一份沉甸甸的血脉亲情，一种刻在骨血里的乡愁与牵挂。见证着家族的聚散离合、岁月变迁，也把故乡的味道、家的味道，永远留在家庭成员的生命里。如今，香椿树依旧挺拔如初，风雨不倒。每到春天，嫩芽依旧如期新生，清香依旧弥漫院落。它像一位沉默而忠诚的亲人，默默守着老屋，静静等着归人，把几代人的温暖、思念与牵挂都藏在枝叶间，无论走多远，一闻到那缕清香，就会立刻想起远方的家。

山村的夜晚

■张德芳（甘肃）

风把背篓从院子的北头掀翻到南头的屋檐下面，然后蜷起身子，住进了背篓里，它也有些累了，也想美美地睡一觉。

呼吸的声音从窑洞里传了出来，均匀、平缓地流淌着；有鼾声响起，男人的“长调”，像“拉磨雷”从天际滚过。女人的“短歌行”，像春天的风轻描淡写地抒情。一高一低，一长一短，一唱一和。小孩子梦呓的声音，像春燕呢喃。所有这些，演奏着夜晚温情的交响乐。

偶尔有一声两声狗叫，这狗吠的声音，从最远的山坳抛过来，软软地撞在对面的崖壁上，碎成一捧回音的齏粉，还没落下就化了。

虫鸣是从月亮升起时开始的。不是蝉那种撕心裂肺的唱，是碎的，凉的，一粒粒滚在草丛深处。纺织娘在石缝里织着光的银线，蟋蟀用翅膀摩擦出星子的轨迹。

一滴露水从茅草尖滑落。“嗒！”的一声，整个夜晚被这滴水穿透，透明地颤动起来。我知道天快亮了，但此刻，正是最静最静的时刻，静得能听见种子在土里翻身的声音，能听见露水爬上草叶的窸窣，能听见树根饮水的声音，能听见去年落下的栗子正在腐殖土里裂开细小的缝……这些声音太深了，深得像从地心传来的大地的脉搏。于是我屏住呼吸，听见自己的心跳渐渐慢下来，慢成和群山一样的频率。

月光如水，整个山村都融化在白乳般的月光里。晚安，我的山村，正沉浸在一片祥和之中。这山，这水，这树，这小路，这村庄……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这是我的根。祖祖辈辈的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存着，春种秋收，辛勤耕耘，长期以来，形成的淳朴民风日益厚重，优良的传统薪火相传，与困难作斗争

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骨肉里的DNA。一代又一代人老去，他们种了一辈子的地，最后，也把自己种进了土里；一代又一代的人来了，踏着前人的足迹，努力地生活着。

温馨的夜晚，一定会孕育美好的梦想。老百姓的梦想很直白：老者安之，少者怀之，四季平安，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。

星星像一粒粒被擦亮的谷种，密密麻麻撒在天穹，那是另一种土地，在看不见的地方抽芽、拔节，长出光年之外的收成。

山村的夜晚，那么静，那么静……我守候着山村的夜晚，守候着一点灯光，守候着一份温暖，等待黎明来认领。

我知道，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乡亲们又是满格的“电”，又会投身于田地里，继续劳作，继续圆梦。

